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七上

行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

曾祖𪸩曾祖母李氏
祖達祖母蕭氏
父麒母張氏三代皆歷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

北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城北西莊里孫公

年七十六狀

公諱承宗字稚繩其先河南之湯陰人永樂中有諱遇者徙居高陽城北二里之西莊子孫因家焉遇生懷懷生達達生麒麒生四子叔子諱敬宗縣舉人仕至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而公其季也家世豐產孝弟力田好行其德公之父太公俶儻闊達耽詩酒歲大祲族里皆仰給以生傾家以應徭役產益落其任俠好施自如也公生二歲凜然如成人鄰媼予之餠必懷歸以遺母母食然後敢食母使之旋顧視諸甥成童者

曰孺子在旁不便也母笑而異之年十餘歲徒
步從職方公讀書學宫往来西莊遇風雪職方
公憫其貧之公不肯兄弟相視含涕而笑遂從職
方公授五經諸史穿穴今古蔚爲碩儒年三十
二應選貢試奉天門對禦倭策萬言文不加點
是日西華門災紅雲覆五鳳樓公賦詩記之曰
黄扉進御平夷策應許書生抱六奇其自負已
不徒矣是歲舉於鄉又十年舉進士公長而鐵
面劒眉須髯如戟聲如鼓鐘殷動牆壁方嚴鯁
亮沈塞果毅不苟訾笑不妄取予雖爲儒生歸

然如巨人長德人望而畏之矣嘗授經易水雲
中杖劒游塞下從飛狐拒馬閒直走白登又從
紇干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
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衣縶馬貰酒
高歌用是以曉暢虜情通知邊事本末大同兵
譟圍撫院鼓聲如雷閫署莫知所爲公教令史
書榜示曰向某道領餉譁者斬兵士從門閫中
窺之虆然而散巡撫房守士執公手而嘆曰非
吾所及也萬曆三十二年試進士唱名第二除
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歷左諭德

司經局洗馬　憲宗即位遷左庶子充日講官
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
事日講如故公爲史官不造請權要不徵逐游
讌厚自貴重泊如也顧不屑爲低眉拱手優閒
養望館閣間有大議矯尾厲角奮褎而譚往往
自公一言而決內閣以中堂相臨兼有師資之
誼其賢者爭相引重退而一無所附麗其不賢
者深自閟匿不欲一過其門及其罷免死亡未
嘗不鄭重慰藉也　神宗末　東宮有梃擊之
變御史劉廷元以風癲蔽其獄閣臣吳道南密

以諮公公曰事關　東宮不可不問事關　皇宮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獨　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啓之耳道南謝曰謹受教於是梃擊之獄定已而爲人序諫草暨南闈發策頗著其語主風癲者銜之丁巳内計議左公於外掌院劉一燝曰孫公國之元氣誠不忍阿附黨論得罪天下萬世也力持之乃止　熹廟初御講筵内閣戒講官講章宜簡要講畢勿多獻替恐　上勌弗能省也公告同官曰　主上幼冲在我輩

聖心與臣下日親日熟入而後說之此啓沃之
要也時明曰非復午講不可安曰甚善當請修
九五齋時明曰孫公欲致君堯舜須有茅茨土
階遺意何必修齋而後講乎安時明皆 先帝
東朝伴讀夜直宿御榻旁孳孳爲 聖學計未
幾逆奄魏忠賢用事殺安罷時明公亦輟講帷
以去而講筵遂爲故事矣公每嘆息謂君德成
就責經筵亦須內閣與司禮有人不能獨責講
官而天啓中之經筵獨視內臣之賢否以爲隆
汚則良可愧也萬曆四十二年建州酋奴兒哈

赤叛襲撫順清河大兵分四路進討我師敗沒已而開原鐵嶺並陷擒西虜宰賽滅北關要結煖兎炒花諸部脅服朝鮮其勢益張朝議倚遼撫熊廷弼謂足以辦奴公曰未也當大事須置身天宇之外俛視所營廼能洞析情勢使敵在我目中今身爲遼事所圍敵見我而我不能見敵惴惴懼敵之入我室發我屋曾暇及藩籬之外乎一城挑三道河虎皮驛破不能救枝斫膚剝而曰護其本根樹其能久乎訶垣爭扼腕諭兵有事招練公守官自如顧舉朝皆視歸乎公

廷弼去奴陷我瀋陽遂陷遼陽經略袁應泰自
焚死乃即家起廷弼經略遼東寧前道王化貞
爲巡撫化貞自詭能結西虜用六萬兵破奴而
廷弼主固守兩人遂相惡交相謗也　上勅廷
臣議經撫去留至欲專命使講解奴兵已駸駸
度三岔矣崔景榮爲兵部尚書老臣遲頓數爲
言官所詢詈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公代舉
朝和之疏以累百計朝罷九卿臺省要公於會
極門相率下拜曰願公出身爲社稷計吾輩爲
社稷拜公公固辭不可遂推公爲兵部添設侍

郎以主東事　上不欲公離講筵疏再上不許
天啓二年正月奴兵略廣寧未至化貞棄城走
閭陽廷弼見而唾之惶遽噪譁焚棄右屯以西
四百里遂與監軍道臣高出張應吾邢慎言躡
化貞後相將入關出至是巳再逃矣出之初逃
也上書於朝請盡捐河西地以予西虜我退守
山海關可以自保其再逃也益播其書於長安
幾惑衆以逃死懦夫逃臣競相祖述且謂當弃
棄河東畫關而守中外聞斯言也益懼大臣雖
未敢明主其說而亦不能斷以爲非也蓋關門

退守之議昉於此矣於是請用公者益亟以謂不可朝夕待　上亦急東事不復能留公於講筵乃拜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以二月十八日入直辦事凡九日即　命以閣臣釐掌部務辰入閣午入部仍以待郎承　旨公入部郎上奏曰臣家非業武口不談兵不知諸臣何以謬相推許致　皇上誤信授以兵樞臣再四省循或者諸臣見臣頗負慷慨之氣不投時好不畏時嫌以臣戇質信臣直腸臣惟今天下事無一不難而兵事更難自非負十分精敏之才兼幾

分癡騃之性決不肯妄承於身所謂癡騃者習聞忠君愛國之說不狥人情不聽私屬投之賄必告於朝遺之書必聞於衆其懃懃懇懇期於集思不以護黨期於廣益不以植私故能勞怨不避毀譽不聞不化長安之習性不顧從旁之蝮口臣今仰告 皇上令天下敝極矣若不極力修明 祖宗法度以大布 皇上德澤人心必不能固結士氣必不能奮揚臣下所爲致身以奉明法者徒以供媢忌之口 皇上虛明以察事理詳密以燭人情 飭厲文武諸臣勿角

尸語勿事虛文以公忠憂國之心勵精敏有爲之氣事關軍國大務羣策羣力一德一心同議幹理同議節縮司兵馬者不得恣意於所不可多而不顧供億之難司錢穀營造者不得刻意於不可少而不顧星火之急卽科道各官事必盡言言必盡事弟人有賢否事有緩急須身在事中者詳酌輕重悉心料理以副言者之籌策諸臣望臣以必行抑且望臣以必可行臣望諸臣以必言抑且望諸臣以必可言惟必可言乃必可行人患言者之多臣患其少耳臣原無他

長獨有眞念其有杞格不行仰干名法者容臣
執三尺以入告　皇上將天下警心迅霆頓破
沉陰是臣之志也又敬陳目前切要曰年來兵
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
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爲備邊而日增文
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其一種
因循誕謾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返故以一
隅勤天下遂至歛天下之兵於邊而旣壞一隅
兼壞天下臣以爲今天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
欲收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大要在

皇上勑厲臣工共奉　祖宗之法度而先選精敏有爲之材昔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世或非之而不知治固有時方今百吏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寛博近迂文藻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撫道俱極一時之選大破嘗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祓例以狥情分郡邑之長務擇廉幹蓋郡邑尚可揆栝儲偫而廉乃不私幹乃有用遂可積餉養兵以應徵求以辦城守凡地皆然而畿內爲急至於

武吏不拘會在戰陳會爲大將亦不拘文武兵部調諸將有才望者偏裨之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鉞俾開府專辟置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朝或朝有推授仍聽其自擇意氣相合者即以其人若所辟置之人分募精兵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令自爲簡汰而用之如所自募縱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蓋兵之道精不可以事窺麤不可以理解而文吏泥拘好用小見解沾沾將吏之上能令將吏羈馽

而不得展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吏畧極敝之法故臣謂今天下當重武吏之權而重武之權亦唯是去文吏之擾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鄉者劉綎杜松近者羅一貴之勇烈假令得專制之權何至於敗惜也大將既得其人便當以遼事付之小勝小衄皆勿問要於守關無闌入侯兵力之厚爲恢復城堡有所復即以畀其人略法黥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於遼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朝廷特資兵

饟明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可法也
國家京營兵十萬日添文添武以爲兵害而不
少添其餉營兵上等之餉不當募兵下等之餉
何能爲練當如募兵之法列餉爲三等而以遞
升遞降之法簡拔清汰環城爲營每城建三營
營可八千有竒建營之法即以陣法爲之令什
什伍伍在營如陣在陣如營升其伉健者爲親
軍而老弱搚營姑任之爲老家如宋初升籍之
法不變當不動衆而陰奪其勢不憂其徒衆而
易譁也其大要在先簡營將無以文吏操之而

清其拜座主之費尤在總協大臣挈持綱領勿循格套以提撥營將之情神則京兵可强募兵可省而外兵屯聚之禍可銷也永平爲陵京重鎭爲山海後勁不可再設巡撫却不可不設總兵與山海薊鎭爲犄脚之勢爲　皇上護此雄關盧龍薊門諸州縣宜畧倣各邊之法城各設守將一員添兵防戍築壘於必爭之地使鎭戍連接墩營相望關西州縣處處設兵雖爲各城防守其實於東則若以山海之兵分布於各城以爲老營於西則若以京師之兵分布於各城

以爲突騎每城擇健令及佐貳團結義民安插流傭兵即於本州縣招募器甲糧餉給以本地錢糧近畿三百里内發數萬金儲米豆爲備備而不用可平糴以賑民而官饒其息一片石而西戚繼光故壘在焉可按其踪而加修葺畿南涿易以及通州當清理額兵兼募新兵撫臣張鳳翔議招兵五萬臣謂有一兵當得一兵之實用無哆口幾千幾萬不得一兵之用也天津北平若京東皆可屯田以屯撥遼人以渠限胡馬以租給軍餉此三便也臣之所言非有迂遠難

行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非欲棄老成獎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姑務偷安大廈之不支而若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牢護面皮臣誠不忍見　皇上之法凌夷蠹壞而不可收拾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修朝廷之公法自古法之利國家者大而奉法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若言必避　皇上之心動必諸衆人之意老成長慮却顧身名不爲　皇上主持今天下豈少此人而　皇上亦何取於臣哉當是時奴警日亟長安一夕數驚閣部大臣

瞪目屏足苟幸旦夕無事言官如蜩螗沸羹聚
族分部莫適爲公家計公旣以法斷自任乃上
章請下熊廷弼於理與王化貞並讞以結正朝
士之庇護經撫分左右袒者請逮給事明時舉
御史李達以懲蜀之招兵致寇者請詰責募兵
監軍諸臣以次究問以警有位之骫骳者公所
彈治或時所譽望及抗章推薦公者人或以謂
公公曰法者天下之公也吾輩先置身於法中
然後可出其身爲朝廷明法若以其雖而入之
親而出之毀而伐之譽而捨之壞法實自我始

何以信天下奏上　詔如公所請舉朝聳然始知有國法而側目怨咨者亦多矣招兵之議起勳戚爭先奮臂公請一切停止曰勳臣總京營坐五府果能清理則京營十萬衆莫非强兵舍見在之清理博虛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布衣爭上書言結死士一呼千萬人立至公請一一核之曰王詔郭京之流好以大言僨事恐其爲權門之藉託此輩爲神君也駙馬都尉王昺公夫人之姪也公覆其疏曰廷議尚有參差本官宜切引避其不私親昵不辭怨謗皆此類也兵

部尚書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畧遼東而王象乾
先以兵部尚書行邊總督薊遼象乾在薊門久
習知西虜種族部落西虜亦愛之然實無他才
畧用漢財物啖虜煦煦相媚説而已至是欲用
一百二十萬以撫西虜藉以禦奴象乾老矣聊
用以羈縻顧望幸得解去而在晉之出也深倚
象乾謀用西虜以襲廣寧象乾甚之曰得廣寧
不可守也爲罪滋大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
師此穩著也在晉乃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外八
里鋪工四千餘丈費一百二十萬而羆譙亭障

不與焉閹門僚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力爭不能得皆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以臆也當身往決之公曰某當往疏請以六月十五日單車就道陛辭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先後控辭疏辭五卩辭二皆不許二十六日抵關閱新城公詰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之四萬兵以守乎曰當另設兵公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有守乎其戰兵卽守兵乎抑另有戰兵乎築關在八里內新城之背卽舊城之趾也舊城之品坑地雷將焉

虜設乎抑爲我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則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新兵之四萬倒戈舊城之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虜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公曰若是則虜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公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敎之潰也若是則又安用重關且敗兵入三道關虜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潰不又爲全遼之續乎曰將於八里內南負山北抵海掘溝二十里以限胡馬公曰徐中山之經度斯地也左山右海砂少土多故扼要爲關

今將戮砂鑿石火燒水激而成河不亦難乎
成祖棄大寧諸城而獨守遼東以大寧退有薊
門天險遼西非遼東不可守也今不爲恢復大
計切切然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閙堂奧幾
東有寧守乎關門諸遼佐俱從在晉數目之頗
倚以爲助公出褎中揭帖眎之曰諸君皆以爲
不可今日何默默也在晉語塞而止是時關門
議防守未決閻鳴泰主覺華袁崇煥主寧遠在
晉堅持不可主守中前而逃臣張應吾邢愼言
力佐之公欲便衣策馬歷寧遠覺華相度形勢

在晉固止之曰關外西虜尤斥元老出脫有不
虞當關者何所逃死公笑而不許則涕泣告哀
於幕僚乃抵中前所而止公出關毳幙氈車雜
遝岡阜駝馬滿野腥羶撲人谿關門至寧遠皆
曰西虜爲防守而時以刼殺報乃知守邊助順
之不可信而主撫者之非忠計也關以東寧遠
以西五城二十七堡獨一城一堡僅存前哨將
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舖知守關者之無
意於關外即守中前亦非其本懷也入中前所
所過荒落井臼依然登其城潸然下新亭之淚

遙望寧前天設重關以護神京覺華島孤懸海中與寧遠如左右掖天設以為用水制奴之地而益知畫關者之失策也公固已決計收復然欲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在晉終不應奴之徙錦義而東也義州人楊三畢麻子閑城拒守所殺奴幾與城平遂奔據十三山為寨奴仰攻之不下築長圍以困之楊與畢自相圖楊三死畢麻子遣陳天民求救曰義民十餘萬忍死以待天兵公與王象乾計以五千兵據寧遠出銳師以突之俾潰圍以出象乾議發西虜

爲聲援在晉不可乃陽具疏爲請救而極陳其
不可救之狀圍久不解冒大雨夜跳者六千人
其餘僅二男子得脫璧而入關公督師後之四
日也公在道乃條列閱關事宜以上論守關則
曰奴未抵鎮武而我先燒寧前此前日經撫之
罪也我棄寧前奴終不至而我堅委爲西虜住
牧之所不敢出關向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
罪也道將既縮朒匿影關內而不能轉其畏奴
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
臣之罪也臣與諸臣議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

於無用之版築不如以築八里者築寧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人當寧遠之衝與覺華相犄角奴窺城則島上之兵旁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即無事亦且驅西虜於二百里外漸遠於關城收二百里疆土於宇下論撫虜則曰督臣撫夷用夷之說臣種種有疑喇慎朶顏諸部力能爲我守也何不令守寧遠以東而我得以守寧遠彼不能守寧遠也亦何取於守山海乎都塞二酋自稱住牧與奴相連曰和也在我殺也在我又曰奴送貂馬於二酋

欲結婚而未應也時云殺奴時云和奴既窺我所欲以歆之於奴若親且於奴若怨又窺我所忌以要之其通官將無借爲重而滛湛其辭者乎虎酋之助順也犒賞喫食可二十萬夷兵二萬守邊歲犒賞三十六萬酋之助順也以何時也助必有主我於何時以何將何兵從何道出而但曰助順或曰塞上增兵二萬歲費餉一百九十四萬有奇募兵又不能不撫夷歲費銀二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用虜僅一百二萬謂用虜而遂可省用兵也臣又疑用虜而終不能不

用兵也且此五十六萬者以今歲進兵而一用之乎將歲仍爲額乎歲百二萬已不能繼而又終不能去兵將二百萬之餉更繁而百二萬之額歲益天下其堪此乎且此之款也與宣雲異宣雲之款即作惡之虜既款則惡息而調發之費省今作款一虜作惡又一虜借此之款以息彼之惡即款者不能而款之者何可必望　皇上勑經督二臣力修內備勿倚此爲實著而忽臣之所疑也論安插遼人則曰有關內之遼人王田豐潤之間擁憒車載婦女朝東暮西而呼

號於道者是也法當籍所聚遼人分注其衛所
量州縣大小分撥鄉堡無令流移不定而事久
變生也有關上之遼人環關城之外而片席爲
窩者是也法當籍其拳勇盡募爲兵置之中前
前屯漸及寧遠更擇其有家口者爲屯牧以遼
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大計也又有關外
十三站之遼人義民十餘萬因山爲寨以待救
者是也法當如袁崇煥議駐兵寧遠覺華迎護
以歸强者爲兵弱者屯牧此復遼之資也當事
者恐其召兵若其歸而無計安插展轉躊躇聽

其自爲生死亂賊既不能誅而忠義又不能援十萬之衆盡化爲東西虜何可緩也論戰守大略則曰爲今之計不盡洗天下之肺肝不能起朝氣不盡改天下之觀聽不能收殘局不盡破庸人之論則中外之聞聞見見不清不盡驅逃潰之人則幕府之是是非非不正逃不在兵而在道將哨馬回而道將相率而逃兵於何有道臣如張應吾那慎言何以抗顔將吏之上姑舍之以全其生而關門無攢眉忸怩之氣亦足卑也逃將皆肥頭大面關門有酒肉走路之謠十

六里關城豈堪此數人爲祟精簡而嚴汰之別選拳勇膽智之將邊事尚可爲也臣之意實著在及時立練精兵而練兵在精選良將其要在有沉雄博大端謹精詳之大臣以提挈道將其主意在守而其守在力修戰具其戰具在關而其提掇全鎮之精神無一人無一念不在關以外仍以用西虜用東江爲虛活之著勿跼足於十六里之內而目不外窺趾不外錯乃爲善守關也臣至關而眞見有人爲主便可立地化爲強將強兵種種著數自可爲計無人爲主即終

日終年調兵調將百毛文龍萬西虜十重城百道塹終是隔鞭搔癢獨是承前人蠱壞之餘正秋高馬肥之日一挂手而天下事不可知然而來不可知幸其不來則尚及時可爲臣深爲經臣懼之亦竊自懼也公入關過一片石閱薊鎮諸口大雨留建昌七日條奏關西東形勢事宜及薊昌諸鎮防守三鎮分轄衝邊水火凡十餘疏無慮數十萬言恭謁　定慶二陵泣下霑襟慨然有致命遂志之感焉　上遣中官賜銀幣羊酒以勞其還命仍掌部事　上御講筵公ਂ

陳邊事極言在晉不足倚然勤瘁可念當量移以善其去而付之能者　上即召還在晉爲南京兵部尚書盡逐逃臣張應吾等而八里築城之議罷是行也省費可九十七萬薊鎮所裁減撫賞又八十三萬五千公督師四年經費財一百三十餘萬取諸兩尚書之所罷而有餘也經略闕代者益難其人公上奏曰臣於講筵面陳關城事宜荷蒙一一俞允且急催更易經略而目前人才只是如此關城之事擔閣已久半年來兵未合營將未柬伍獨有逃官逃將議築議

鑿主守主退以迎合經臣之指而媒孽異己之
不爲逃者以畏奴爲持重以逃死爲老成以媚
夷爲制虜以棄地爲守關以三十萬可了之工
而估百萬以八里地百萬之費而糜歲時大將
方事經營而彈文已絆其手足道將甫有籌策
而軍府又挂其頰乎忠良稟計於逋臣敢勇程
材於罪弁滿鎮之旌旗無色一方之喧呶有聲
杏山十萬之義兵豈忍其委於夷虜關城數萬
之流冗豈忍其盡爲捐瘠寧遠以內二百里之
疆土奴酋所未到豈忍其鞠爲西虜之幕塲經

臣業蒙召還舉朝似難勝任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而竝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即天下以爲不可知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奴來窺關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必不使匹馬橫行奴少歛輯則簡驍雄膽智之將訓練士馬指授方略待兵將調和文武豫附進可以攻坐可以守然後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於　皇上而報　神廟　光廟之生成也

上大悅遂詔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

萊各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俟功有次第
即召還朝仍給關防勑書以便行事勑曰夫內
安外攘夙稱重任出將入相尤鮮兼才惟卿以
密勿贊襄之臣兼干城腹心之任旣謨謀於帷
幄復芟攝乎戎樞今且秉鉞以統元戎建牙而
專外閫安危之任實惟一身朕所倚賴亦惟卿
一人漢則孔明唐惟裴度卿其勉建勳猷除兇
雪恥標名麟閣毋遜前㣲用副朕委任至意卿
往欽哉本朝閣臣出將者楊一清郎家起翟鑾
奉詔出皆不兼閣銜故勑書以裴度爲比葉向

高之辭也公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贊畫軍事請帑八十萬以行八月十九日上御門臨遣賜尚方劒坐蟒命百官吉服入朝閣臣送至崇文門外昔裴度赴淮西憲宗御通化門慰勉度樓下銜涕而辭史臣書爲盛事自度以來相臣出鎮臨遣賜鉞之禮未有如公者也公以九月三日至治所閱兵名七萬逃潰之餘殘冗漫漶或將數百或纔數十各自爲符籍以冒餉有兵少將多一營纔兵四十而官十七員者一城聚兵數萬民不堪踐蹂空肆而走兵譁於

市白晝閉門民不安居兵不得食乃定兵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十一營十五營爲三部而將帥以營部爲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核便商販日至市肆充牣民安而兵不復譁行之朞年關乃可守計關城埤堄三千有奇量埤堄爲信地而兵營棊布其下續爲十八堡造直廬三以車營號令爲城操法耳目不驚攻打徹日子母砲更迭不窮袁崇煥寧遠之捷用此法也併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臺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砲

爲横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爲夜擊北水關外外有峻嶺築號臺十一置砲以防外瞭相度山海爲防即設奇山海之間此守關之大略也關門習火器者不能二百人公親按營部短衣教演初有賞無罰旣而賞罰參用因以殿最諸將於是關門有火兵矢調三協諸將內丁得梟騎三千立爲騎營高其部曲之選使李承先將之躬酹酒具威儀以遣之於是關門有騎兵矣罷官之去關也流言於衆曰督師來將盡殺逃將逃兵欲鼓以爲亂公曰兵逃將

之罪也將可用猶貰之况於兵乎下上賞罰以一切行之久之皆弭伏無復偶語夜驚於是大閱諸將汰副總兵以下官數百員皆幸生還捧首竄去汰將然後核兵真保河南兵萬人不足備緩急而中原三輔空虛方數千里有賤更之苦悉罷去之而兵將一清矣按覈錢糧以兵馬軍器火藥撫夷買馬分屬諸幕僚定糧餉關支覈器甲營造冐破者斬嚴硝磺收放厲火禁營若城失火無問故誤皆斬禁饋遺絕宴會罷供帳却郵馬省叅謁撫臣以燕閒置酒下教切責

於是關門凜如負霜矣王在晉之議守中前也
故中軍趙率教請守前屯在晉怒令自率其衆
三十八人往率教懼留中前不敢歸而陷虜回
者六千人棲泊覺華島即十三山義民乘雨逃
出者也公乃命遊擊曾之甲以舟師從筆架山
逆之使居前屯率教編次之爲兵薙荆棘修樓
櫓而關外之出守始於此矣遼人好潰奴細作
多窮其中遼破之後東入奴而無遺種西入虜
而餓莩奴隸入內地而無以自存善用之遼人
皆戀軍也且可以省安家行糧之費而漸爲土

著命烏將祖大壽給背糧器械於新歸者募其流徙關內者戍寧遠而守之餉不繼以真保四營抵之於是遼人始出關爲兵而屯守始基之矣川湖兵悍不受經略約束結隊而逃踞北山不肯下袁崇煥招之還伍建議以爲可用令陳諫將之出防前屯以佐趙率教於是川湖兵始聽調而關兵始出關矣於是更置大將以馬世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授鉞之禮節制三部王世欽尤世祿爲南北部將公上言唐河陽之役以郭李不相統攝而敗而馬燧李抱真李晟初以

獨當一面生嫌隙以交相統隸底績故臣謂南北兩部當受中部節制而中部諸營南北部大將亦得過而問焉但不得人自爲制有十羊九牧之患裴度督師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繇主將度竝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以是出戰皆捷及度抵行營獨李愬以計貿度曰兵以奇勝常侍言是也愬功成而具櫜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愬固良將而度所以馭軍中如此因推監陣之說雜引古今已事以明其當去者四以朝議監之曰中制以朝使監之曰掣肘以

邊之大吏監之曰兼併以邊之文吏兼之曰横侵改正總兵官謁經撫儀注持名刺迎送具賓主禮不得仍前戎裝長跽於是武帥之氣大奮而文吏退有後言矣軍中車砲惟西丁慣習乃核宣雲七鎮精銳調萬二千人擇本鎮驍將統領以來更定營制三大將列爲中左右部中部駐羅城左部駐角山右部駐海口副將趙率教孫諫爲前後部前部駐前屯後部駐紅花店三千爲營五營萬五千人爲一部營名各繫之以武又調津門水兵以佐舟師而兵威始大振矣

公赴闕塗次遷安即具奏建四衛之議遣膠州人趙佑入長安爲閣部指陳形便咸弗省佑恚而亡去既抵闕即移咨朝鮮國王李琿激以同讎之誼以毛文龍在皮島可遥倚爲聲援不欲其遼貳於我也四衛在三岔河東實全遼之腹腴而又近海遼陽陷四衛沒於虜廣寧陷而全遼失然自四衛進兵直逼遼瀋搗其腹心視縣河西入紆遠曠日難易相萬也毛文龍初得旅順直金州之尾爲四衛南口而奴已震動矣文龍不能守旅順遂棲彌串島聲言自寬𣪎度牛

毛嶺搗奴老寨中朝深倚之而不知越險千里非地利也公之建置以謂屯大兵於山海以次第戰守修復於法爲正爲實東連西結分布於覺華彌串廣鹿於法爲奇而正虛而實乃遣使犒文龍於東江使之遠結鮮人近撼鎭江用多方誤之之法移檄登帥沈有容使據廣鹿旁近洲島奴小至則避之洲大至則遁之海用三肄疲敵之法然後用登萊兵圖四衛之南覺華兵圖四衛之北彼之應分而備多而我可以幷力東鄉公欲以春防詰登萊商度爲決進之計而

朝廷方急遼弗許也劉愛塔者遼人也為兒時老奴甚愛之及長善用兵為僞都督守金復愛塔者愛他之謂也奴又以乳媼之女妻之呼之曰愛塔兒夫畜之如諸壻愛塔見遼人輒左右之涕泣思自拔歸公遣壯士張盤間行解腰帶以招之愛塔遂改名興祚誓死以歸款而四衛之人日思內附矣廣寧潰王象乾招西虜守關羅城之外皆虜也我既收中前守前屯撫場猶在八里鋪象乾又欲開水關撫之關內公執不可乃復鐵場堡議撫場於前屯之東撫夷將朱

梅不肯公怒欲斬之乃定於高臺堡而前屯以西無虜幕矣公未抵關我哨馬止中前所去關門三十里前屯既復撥馬烽火直抵寧遠而奴哨亦至杏山哨將周守廉密以陰事輸賊逮治之而專屬左輔輔擒其偵騎人漢喇奴哨不復西申明遼海舊禁祖大壽之族人闌出覺華立斬其主者而奴之水諜絕矣奴以數萬守廣寧二萬守右屯至是奴且老賊巢猜忌間作聚食易盡而我軍漸張乃撤廣寧焚其餘糧度我必追襲伏兵西寧堡以待我兵不出乃徐引渡河

以去遼之遺黎數千人乘間入廣寧食其燎餘撫夷道萬有孚私於僚佐曰遼人髡而從賊亦賊也虎酋遣貴英哈以兵二萬導我䲭千餘人復廣寧一大都會可中封侯卒以此爲相公地不亦可乎公曰是安得兔餘我哉乃下檄曰西虜乘東虜撤廣寧欲援復廣寧賞格不可聽其殺我人以當奴必以殺我人論致罰如盟質是役也活遺民千人過西虜不可知之詐沮抑有孚輩之儌倖冐功賞者而鞅鞅者滿關門矣公出鎮至是才五閱月兵民按堵文武輯睦商旅

填咽卒乘競勸立六館招　天下豪傑奇材劍客
爭摩厲以求自效占今年　主算長客算短選將
屬兵用疑設伏隱然有唐　韋皐築鹽城八道破
蕃之勢而中朝已不能無　搖動矣二年二月二十六
日公朝諸將吏而問之曰　公等數言按視寧遠
何以屢更衆曰請戒期公　曰以明日往何如衆
皆愕公曰此無庸再卜也　次日即出關抵前屯
趙率教以空糧買馬置牛　燒土種秋屯練修舉
其容有壘公大喜慰勞以　所乘輿予之召東廠
較事者語之令以上聞自　前屯一日馳至中右

城中僅苫屋兩楹一破几及木燈檠矣兀叢骨
中質明抵寧遠登首山眺海遂跨⿰王空瓏山南望
覺華島三山連踞若與首山相招邀而夾山連
⿰王空瓏與首山相爲內護南則大海從東來以覺
華灣環寧遠情地內嚮重山疊海天造之以拱
衛中華誠必據必爭之地也登其城喟然而歎
曰奸家居爲織兒撞破安得不致恨於焚城撤
守者乎繇盧山橫跨西南車殆馬煩躑躅沙磧
荒草間夜三鼓仍抵中右乃還治所　上念公
久勞閫塞遣內臣劉朝胡良輔紀用陶文等賷

白金蟒衣賚公出內帑十萬犒將士且以內府器仗給軍公執奏曰中使闗涉兵政自古有戒邊人竊見　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遣不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擬議一謂上特重邊人勞親近以慰勞疆場一謂　上或不信邊人遣親近以體察情形主兵之臣所爲抗顔軍中令行禁止者惟仰恃　皇上信任寵靈而體察之說一聞主兵者揺揺不敢自信何以號令文武將吏而使之必信聞諸內臣從北邊來令將領罷邊務而逢迎士馬釋戈甲而供

應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懼媟慢天使無以仰對　皇上慰勞之盛心欲其俛首而事貴人則向來扶養飛揚用壯之氣稍稍見於眉睫一旦銷鑠於內外交接之儀文又無以仰副　皇上鼓舞之至意兵不可玩使不可嘗與或以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嚴於兵事崇飭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　皇上嚴於兵事崇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遽以此行爲嘗無遽以觀兵爲威福　上得公奏溫旨報公令將士毋

得過慮是時逆奄方用事劉內操所遣皆提督
內臣已寓中人觀軍之意公故抗章逆折其機
牙公方禁宴會朝等至具杯茗而已朝等亦惴
惴將事莫敢譁咋其後逆奄益侈大分遣諸奄
監督關薊海外必待逐公而後發蓋逆奄之憚
公深矣募關以西邊兵得數千人遣魯之甲將
三千出守中後所王樞將三千出守中右所皆
出　上所賚蟒紵白金甲馬弓矢親酹而餞之
檄祖大壽移覺華兵七百於寧遠城大而艱以
大壽司版築汪翥司窑造計工命日備而後舉

五城布置已竣量度邊腹諸堡以土官招撫主守以客將訓練主戰立兩遊擊於要地專備應援如戊巳較尉之制移供兎市塲於興水堡遣左輔領精騎出哨中右撫夷闌入一步即以掠論我兵民得恣屯牧于子章者錦右開一小堡也河西陷曹恭誠楊文貴將少年數十守之奴攻之旬日以爲水竭必降恭誠度城外井所直引其氷眼奴僞渴索水城中揚水以示之而與之酒奴驚而解去王喇嘛自西虜還文貴以蠟書歸欵公手書諭之輸之粟以駐哨丁于子章

遂爲我守自八里鋪至寧遠收復已二百七十里矣虎酋部夷主欵者曰貴英哈狡獪多智撫夷官陰導之爲奸利益驕虎酋之妻中根兒故北關之女北關與南關姻婭也其妹嫁桑阿兒寨而南關之遺孽揭力庫歸漢曰王世忠世忠之兄世勛爲奴僞都堂用事公思顯南關之後招來南北關灰扒魚皮諸虜結虎酋之比妓而柔虎酋因以招世勛而閒之乃以世忠爲副總兵主譯審館虎酋領秋賞貴英哈來公乃撤輿蓋解蟒繡以予世忠精騎千人導從之欵所偪

禆以下夾立傳呼引見貴英哈世忠習爲中國
大人語度偃仰自如問訊中根兒姊妹稍及虎
酋語款事曰天朝法度嚴非所知也貴英哈歸
令以漢物問遺中根及桑酋妻中根兒見使者
而泣虎酋宴八大部酋長於栅罕兒出其妻之
所得以誇示諸酋報世忠以四駝馱毛帳五間
及所乘金轡勒善馬許送夷女及夷卒三百以
其舅監貴英哈曰如得罪中國則殺之每遣使
輒南嚮膜拜曰頂上那顏我夷頭也敢不爲那
顏約束散夷虎酋既服八部皆不敢内訌而主

撫者姤而思敗之矣劉愛塔之內附也遼人王丙爲奴守復州微知其狀愛塔欲閉而殺之丙遂告密於奴奴不信縛愛塔及其弟與丙雜訊之遂殺丙及愛塔之弟而舍愛塔先是沈有容兵至廣鹿島分舟師布間諜喧傳大兵且至奴遂棄金而保復於雙墩子掘溝爲邊至是屠復州民十餘萬虛金復不守而以西虜二萬人守蓋蓋以東奴不復至遼人亦不復耕赭地數百里公所遣張盤者乘金州之虛率衆據之奴兵南下盤退守旅順孤軍無援力戰而死奴之襲盤

也懸軍七百里晝夜兼行殺馬以爲食其攻之
疾力如此公以爲不守金則無以奪海之利而
制奴不據蓋據旅順則無以守金我據蓋據旅
順以守金則登萊可通遼西可合東江亦呼吸
相應而奴勢日蹙開國之日馮勝大兵自遼渡
三岔馬雲葉旺自登州取金蓋此　高皇帝之
所以取納哈出也公初建議四衛其後歸重于
復蓋以爲恢復之要領在是而中朝卒弗省也
公之當關也不問勢要不顧情面有干犯者不
引法鐫責則露章劾奏方事之殷也人不得不

聽公已而奴警漸息中外解嚴長安中文法議
論勾萌條引猜妬孽牙怨謗交作退守者憎其
軋已也則怨撫夷者厭其裁賞也則怨逃官逃
將蘇而不得復上也則怨權貴之交闗臺省之
請託與夫咸里游閒招權頋金錢者胥不得志
於闗門也則怨於是朝議籍籍謂公用闗撫閻
鳴泰薊撫岳和聲及大將馬世龍爲非是巡闗
御史潘雲翼論劾鳴泰故擿其與公牴牾事狀
以陰撼公鳴泰罷以張鳳翼代鳳翼主畫闗退
守約略如舊經略指與公異議者也公移書首

續曰權不得兩操機不容竝省此中經撫決不
可兼設當設兩撫分轄薊門山海一總督併制
登萊而爲款爲防分授於兩撫至某之督師去
歲決不可不來今歲決不可不去不去不獨多
一巡撫抑且多半總督一事之柄而三操之與
夫三人之柄而一操之豈有濟乎公深嘗矛盾
枘鑿之苦誓以隻身任封疆大計遂不惜正告
本朝而老成當國以調停爲能事終不能一意
任公於是遼事終不可爲矣公奏定出關方略
總督率三屯總兵王威移駐永平關撫居守馬

世龍統兵三萬列車營於關外王世欽趙率教統兵三萬駐前屯尤世祿孫諫統兵三萬駐寧遠而水陸各有奇有伏以爲之援覺華兵二萬扼奴肩背鹿島兵二萬襲金復搗奴胸脅東江兵二萬襲鎮江九連城搗奴脾臍部署已大定而孫諫者狡人也怯居前部屬潘雲翼疏移之內地諫謁公趨入和門及階則跽而進公愁曰諫不肯前則歸軍正耳焉得自便以琅璫鎖之鎮道爲力請乃解公將移軍而東將士鼓舞獨一二宿猾選顧望及加威於諫人皆聳懼而

雲翼輩恨益深矣公當關一年餘中朝漸忘奴警而厭苦關門之供億以為不獲已也關餉數月促數催請戶部噤弗應公乃劾戶部堂屬各罷去而請行考成之法於撫按於是外解乃糜至兵部尚書董漢儒依倚朝議衡操關門事如它邊鎮公曰臣承乏督師諸所條議惟聽 皇上可否或下內閣參詳臣尚得施面目不為政地蓋今樞臣高坐司馬堂信手批抹條揞撟如疆吏不已甚乎虜警急調兵十萬召募十萬猶以為少今僅踰其半而曰多曰冒諸臣何不各

將其屬以出核徒及啓相穡乎奏上會漢儒亦去而當事咸爲曰咗矣九月八日公出關抵寧遠渡覺華島復還寧遠歷前屯中後中右寧前往來數四仍駐前屯而返寧遠自修築以來河東人歸者萬餘合兵民不下數萬公登城四望生氣鬱然集衆議所守將吏多如撫臣指請守關馬世龍請守中後所袁崇煥鹿善繼茅元儀力主守寧遠公嘆曰老臣舍此無以報　明主矣乃定築城式使祖大壽等三分基趾期以春三月蔵事而撤中軍滿桂守之桂夷種椎魯敢

戰其後能守城得奴者也東行至罩笠山先期
遣覺華將金冠從水入葫蘆套公至冠艤舟以
待相與歎會師設伏良可圖也公方戒舟車庀
戰具So十萬人數月之餉以圖東鄉而不欲以
進取駭朝廷忤使奴得爲備也乃議於寧遠數
十里外南從望海臺北接首山與瑋瓏山相夾
處倣徐中山築山海法築爲重關再遣將吏相
度而身自往按視焉其微意卽幕中或未之知
也公出關撫夷將王牧民數報西虜入犯行中
復道中縱掠漢部夷突出羅拜乞賞欲以嘗公

公神色不動徐撫之而去往還絶塞道旁皆虜騎足跡士卒皆恐宿寨兒山藉草而臥風雨饑餓與從行士共之自麻溝望大小紅螺山王家乾自薊來會年八十與公並馬而馳共指李曹公遇角端遺蹟徘徊不忍去又從邊外閱蠟子山以人爲標高下天設欲以收復之餘力包二百里爲內鎮而扃山海於重垣之內非託諸空言而已也凡戰守之具自關門漸移前屯自前屯漸移寧遠表崇煥領三叅將經營寧遠而三大將更番練兵於二百里內外簡閱寧前以西

可屯之田可五千餘頃官屯其半身督將吏分買牛種治耕具諸部將輪防邊堡以護屯遼人出關者又十餘萬車牛屬途輪蹄相續減堡輻輳如承平時行採青之法不復仰給於關東省度支巨萬因煤以鑄錢因海以煮鹽因船以貿易貨物而軍需廣矣公初至關散車百餘纍纍卧牆壁間五部設乃立車營惟馬世龍能曉其意盡改諸式車爲偏廂又用世龍議增損車製擇吏番之火器以當車使車之用不窮而習卒用車別有法騎與騎步與步自相更迭騎之與

步步之與騎又互相更迭以相丘陵阪險原隰以時廣狹圜方直鋭兼用而互出之三鼓成列百戰而不亂凡十二營營各有主將有步佐有騎佐有輜車以爲運世龍率四部以督之至是乃躬率將吏日夜練習名爲備前屯而進戰之車營成矣有車營當有精騎以爲前鋒堅陣以爲後勁乃立鋒勁制皆以騎兵爲之前後協帥各一前鋒營三後勁營五各有砲車以爲蔽分爲尺寸爲丈手畫爲圖以授諸將五部之龍武營水師也水師五營四船爲一舫二舫爲一船

四艄爲一艟四艟爲一營各有長有將而遊艟備衝突隷於中權以水營兼車營之制水陸可以互用又廣募於江南駕以習流之卒而樓船下瀨之師具矣奴馬不能數千三潰之後我馬盡折於奴今之介而馳者皆我之遺也三年來市馬不足益之以寺馬及京營多倒死乃立四法發瘦馬於内地以易價移贍馬於内地以就喂又移冬春之贍馬於關外以就水草而所謂朋椿者當閘馬就喂之時扣騎營有馬兵丁草銀一錢爲大朋無馬兵丁月糧六分爲小朋倒

馬一匹支給以買馬於是關馬盛而馬價亦省
馬政之最善者也先是虎酋部中有抽扣光時
竊出盜掠趙率教捕斬四人撫夷萬有孚訴之
督臣象乾欲斬率教以謝虜公爭之力率教乃
免而王楹之城中右也護其兵出採木款虜朗
素邀之中伏力戰而死或曰有孚實陰主之公
怒遣馬世龍從大盤嶺壓其巢五部孩斯滚朶
台吉等皆遠徙三百里外象乾恐敗欵也教之
縛我逃人爲殺楹者以獻而增其賞千餘金公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此象乾之所能而非臣之

所能也因極論虜不可用款不可恃通官與當事之說皆不可憑而又曰細人不顧國家然恐事一壞而害及身其事多蒙大人不顧身却恐事一決而害及國家其事多慎蒙之發也其害大而慎之過也亦或決裂而難收督臣能治通官之爲蒙臣則恐其爲慎而或過也公之婉切風諭言語妙天下皆此類也象乾以憂去公上奏自請罷譴專推一總督以省防撫之紛紜而又曰 上如不欲臣竟致其事則令臣姑還閱下以聯絡邊情比於識途之老馬 上必不欲

臣離闕則臣請不推經略且不推總督只以臣
一人督兩撫邊事不治則治臣之罪然　皇上
如推督臣則臣有請焉有敢居薊不敢居東者
勿推有能任撫不能任勦者勿推有肯同功不
肯同過者勿推有怕勢要甚於怕奴酋者勿推
有顧局面不顧安危者勿推有愛便宜甚於愛
性命者勿推　皇上如專任臣也則臣亦有請
焉　皇上終年不令臣一覲天顏則臣不能任
皇上不時予邊餉不額定軍需則臣不能任
皇上不以聖斷是臣所奏請而以樞部制臣可

否且中外紛紜日論邊事日發竿牘於鎮道則臣不能任凡此數者　皇上幸一一許臣臣何敢復愛其死又曰臣所奏督撫事宜乃　祖宗舊制決無薊遼總督只督薊不督遼只督款不督防偏居內地遥制多事之邊與邊關共事之臣於千里之外且此等亦何必擇人只朱梅王牧民而足矣又曰與其若有若無誤國兼以誤身不若盡心盡力捐身或以報國區區一念誠不自知其不可猶往年自請之初心也奏上臺省爭言總督不可罷兵部請如言官言亟推閣

臣不敢違乃推吳用先自宣大改任而朝議明
杞公矣四年正月三日公復戒車而東張鳳翼
遮留曰諜言奴以三日發且韃門禽狠狠奴象
也公曰奴以三日來我不可以三日往乎奴狠
也狠為我禽奴將安往即日冒風雪出關過中
右為文以告王楹祭而哭之一軍皆泣鳳翼恨
公以遼撫居遼曰何乃殺我教我充軍知公之
將東征也告兩道臣曰國家棄大寧河套不害
為全盛舉世不要遼東渠偏要遼東於是與其
鄉人萬有孚潘雲翼等嗾人極論馬世龍貪淫

納賄詆公不當誤用世龍以沮壞恢復之舉公乃具奏條列戰守大計請勅廷臣雜議因推明世龍任事得謗與鳳翼諸人盤互詆讕之狀其言戰守曰天下邊方大計不過曰守曰欵曰恢復以守言之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門秦晉川湖四方之衆盡號客兵而關內之遼人亦客也竭天下物力歲養十數萬坐食之人進戰則不能久戍則坐困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天下之安危寧獨在奴之來不來天下亦計及此乎以欵言之今議撤關外之防守關以內則

虜仍入關以撫西八部三十六家仍環聚於關門其外之二百里二十餘萬人何處安插西却曰惹禍谿此言之即防西虜不可不實寧前而況道不必假東可雜西以東虜拒寧前其禍可勝言乎天下亦念及此乎以恢復言之奴薄寧遠外無可掠中無可希海繞其後山崎其前奇伏閒出彼將何之即或越一城而前寧城巳綴其後即或合一城而守各城巳扼其吭即或直搗關而前有堅城後有勁兵立見糜碎我若下關城之精甲進圖恢復水師合東陸師合北水

陸之間奇正出没必爭之地我據之爲要者敵得之爲害拒賊於門庭之中與拒賊於門庭之外其勢旣辨我促賊於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於二百里之中其勢又辨人言奴入喜峰假道西虜果如是也道遠而糗糒之費奢不知西虜爲備乎抑東虜自備之也彼旣可自備以犯喜峰豈不能自備以犯山海而曰寧遠資盜糧則來否則不來有是理乎昔之棄廣寧與今之未即收凡以與賊相逼也廣寧我遠而賊近寧遠我近而賊遠我不進而逼賊賊將進而逼我則

山海之於寧遠何如廣寧之於遼陽天下亦念及此乎今天下戒劉杜之浪戰而未察遼廣之坐守其謂減兵去馬需機會而戰者心欲棄遼左而未敢言耳不知失遼左必不能守渝關失覺華寧遠必不能恢遼左守不在關外不守救不在關外不款復不在關外不復卽國家真不欲窺遼左而覺華寧遠之防終不可罷伏乞皇上勑下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與舉再啓賊奴之時勢果否坐待

自可消滅臣不敢望爲百年久計秖計及五年
閒究竟何如臣身冒天下安危而避忌不言誰
爲　皇上言者如臣言不當當立去臣以定大
計無使紆迴不決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衆
喙以殺臣一身而誤天下也其言馬世龍曰世
龍仰承　皇上予以劍章兩部受其節制金穀
刑名軍需器仗各有司存總兵不得問自移駐
三屯而人怒嚴核調兵而人怒投牒不屈而人
怒居閒竿牘不得傳遽以通臣而人怒一總兵
而滿關門滿司馬門盡怒萬口謡諑身其餘幾

貪淫納賄臣百户保其必無世龍初練五部再練車營初守關內再守關外仰仗天威幸無差跌假令以訓練十一萬兵馬復四百里封疆東捶西挑守及三年者爲虛爲幸可譴可誅則舉兩河之土地人民棄捐殘燬無一民可借寇兵無尺土可資盜糧誠安邊馭虜之長策而今日當以首功追叙者也其言鳳翼曰材部而怯識闇而狡工於投時巧於避患誤入危疆一籌莫展而徒假手借面以攪天下之是非今且去矣本官旣得遂其觀望規避之志而國家亦去一

選愞猾賊之臣　上曰軍國大計朕已任卿卿
所自任中外具知有何嫌疑兵餉戰守卿前後
條奏審的時勢聽便宜行不必廷議遂下部議
撫臣去留并參看諸指名者會鳳翼憂去而止
時趙彥為兵部尚書衡操邊事如故公請用彥
自代以困之彥閉門而泣屬所親告哀於公乃
止奴殺僇益甚氷膠之日渡河東歸者如密雨
西虜駐寧遠東甌脫地邀而掠之無虛日三遣
東諜皆為所得公遣滿桂尤世祿襲擊之於大
淩河斬首四十三級傷殘數百人號泣西竄公

大喜具飲至之禮拜而勞之是役也東師銳甚於西丁擇前行五百則二千人爭先乃知遼人之足用也合關內外車營大閱於八里鋪更定舊儀令大將登壇公幕而觀之於是軍容益壯而毛文龍自東江獻虜首三百公喜其可以風厲軍中也遂厚加犒賜而爲請餉曰文龍報功則疑其不實而亦喜索餉則信其非虛而亦難此等舉動皆足以解天下之體而無以鼓動豪傑之心　上是公言命接濟焉文龍頗以貂參餌朝右朝士爭言文龍直奴要害覺華廣鹿皆

迂遠文龍即按兵不舉能牽制奴使不敢東公心知其不然嘗深言其利害以謂不當以取四衛責文龍不當以牽制搗巢倚文龍而中朝弗悟也朝鮮李倧弑其主琿數之以其背我通奴戕遼人而謀毛帥也稱權攝國事因文龍以請命公報首輔曰不如因而許之使文龍得市德於鮮以自固也公之意謂文龍未必能制奴而可以用鮮鮮之力未必能搗奴左臂而可以資我左掖皆所謂聲而實者也其後奴入犯文龍竟不知鮮亦卒折入於奴蓋公去而用鮮用東

江之策皆荒矣公上言前哨已安連山大淩河以西　皇上自爲社稷計不忍　高皇帝百戰土宇陷於逆賊以錢糧工料給臣則工可立奏上報曰卿謀出萬全朕何難立斷立發帑金十萬其二十萬命戶工二部區處當事相語曰兵馬錢糧湊手渠便胡做不如許而不與直用文移往復以輾困之公奏曰今天下怏怏然若邊人居奇於公事而奴酋爲邊人之私賊又若疾臣之垂刺自用薄遽擔負幸臣之一敗而自快其臆向也徵兵徵餉立致數十萬而不敢後時

今也約尸裁腹更番萬餘人而不能取辦方忍死以前撐或居安而高議賊愈急兵愈少而更議銷禍愈迫衆愈怕而却益玩會不思七年適寇勢同養癰兩載狙伏狡如隱魅即千里之工可指三敗之羞可冒而天未悔禍賊自生心闖門之利害社稷之安危其可以不念乎　皇上任臣責以恢復而中朝諸臣不明言其不可獨私議旁嚇以爲必不可而不問機事兵力之何如當此時悍然不顧則天下已設騣相待如機局已成衆議爲顧則又何以仰副　皇上之付

託臣願中朝以殺奴賊之心急以應邊人勿以殺邊人之心緩以貰奴賊　上銳意恢復申飭諸曹命公指名參處復遣內臣劉應坤胡良輔陶文等齎十萬金蟒繡百五十端賚東征將士而以坐蟒膝襴四幣有副白金二百賜公公在一片石奏曰十萬官兵出關外二百里而關內不過居民行賈謹於九月十八日扶病出關俟命於寧前用以宣播華夷風示中外寧遠城工告竣公尊藏蟒幣以賜金修傑閣於城中榜之曰恩寧而勒石以記焉是時逆奄已執國命魏

廣微附麗入相公於詞館中弟畜廣微廣微側
目視公弗善也副都御史楊漣劾逆奄二十四
罪列謀害皇親一事以公爲徵逆奄深疑之應
坤之出也逆奄屬伸意於公且伺公意指公方
在告扶掖拜命應坤不能交一言歸具述其狀
逆奄自是心銜公矣寧遠既城名城天塹延袤
二百里東南抵右屯西北及錦州東至大凌直
通閭陽因屯防以規進取九月公在寧遠遣馬
世龍袁崇煥等東巡至廣寧抵醫無閭山北鎮
祠下還歷十三山以陸營屯右屯城東二十里

用舟師歷三岔泊二家溝遣將探蓋州遣尤世
祿自錦州會師布屯分遣兩營出哨於松錦之
間去寧遠幾二百里已而胥會於寧遠文武將
吏相與奮臂抵掌以爲春夏之交當決計大舉
公遂以是月西巡薊昌閱喜峰古北諸口取道
都門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 萬壽節面奏
進兵機宜出與廷臣商榷可否事畢即辭闕門
還寧遠廣微急告逆奄樞輔擁關兵數萬清君
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公等爲齏粉矣逆
奄悖甚繞御牀而哭 上亦爲心動南郊回趣

內閣擬諭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
非　祖宗法度所宥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輔
馬首即東午夜開大明門召兵部尚書入分三
道飛騎止公矯旨諭九門守奄孫閣老若入齊
化門便鎖綁進來公以十一日抵通州次日平
明接諭即刻東行人言宮府意各叵測宜惶怖
謝罪重自鐫責以安上心公曰本無罪而張皇
飾罪是亦欺君也死生禍福天也君可欺乎具
疏言薊門昌平一帶載在勑書臣本奉勑旨行
信地豈敢無旨擅離去天咫尺適當　萬壽月

請入賀致干　聖諭嚴切衰殘昏眛有席藁待
罪而已十九日以還鎮日期并西巡後關內外
情形入奏不復牽連引謝皆有旨報聞逆奄之
斥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也公曰　上幼冲在
奸人掌握疏人未必覽覽弗省也往在講幄每
進講輒爲心開今得以奏對之間進其愚忠極
論中外膠結奸邪蒙蔽之狀　上萬一感悟老
臣死不憾矣羣小詗得之流言與晉陽之甲喉
逆奄殺公逆奄遣人偵之一樸被置輿內後車
惟鹿善繼從不携一甲士意遂少解而公之疏

理正而詞直無以難也廣微乃嗾其黨崔呈秀徐大化李蕃連章劾公臺諫羣和之而蕃至比公於王敦李懷光下九卿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訟言非公不可乃奉嚴旨趣公視事羣小進謀於逆奄樞輔擁兵以市重浸削其兵柄則易制也兵科李魯生乃唱簡汰之議使兵銷將衰公徒手不能有爲而減兵聚餉又可以激兵變而發難端公既視事首汰大將尤世祿王世欽以病去李秉誠孫諫以罷去先自汰鈴下人役以爲將吏先汰官兵一萬七千三百餘人減騾

馬糧草諸費五十六萬有奇闔鎮帖然無譁者
出十二車營於關外分爲四鎮以實錦右營有
車正者刺股血於酒以盟其二十五人其感奮
若此公留寧遠錦州久之遂如右屯自西而東
借簡汰之名爲布置出關之計惟恐中朝之議
其後也其戒心甚於防奴矣奴得遼陽擇地代
子河北去舊城十里而城之以畜其珍異子女
我之漸東也奴懼遂毀其宮室北築宮於瀋陽
甕城屢不就又懼襲之漸徙其畜於老寨而營
城於撫順關外漸思遁矣奴老多意忌以劉愛

塔故殺愛將王丙又以我閒殺僞都堂王世勛
奴舊人兀爾忽達及李永芳俱罷閒而修養性
李伯龍郎通事李都司用事郎通事通夷語善
風角夜爲人斷其首大索不獲李都司兇暴喜
殺戮嘗製西帽自隨糧少殺遼人而奪其糧遼
人怨憤思亂數夜驚羣奴每相聚而泣公謂奴
遁入老寨則難攻奴死而小酋定凶饑驚亂少
戢則未易爲力也雖其艱辛覆逆歷險瀕危而
進取之志不少衰止然而小人之心計不用以
圖奴而以圖公公之才力足以勝奴而不能勝

小人公亦無如之何也先是歸正人劉伯瀷以鹽場堡人來曰四王子在耀州奴兵不滿三百潛師過河可襲而虜也馬世龍遣東哨將魯之甲李承先往徼水將金冠等剋日會師於柳河冠等奉遼撫喻安性指弗聽調九月二十五日之甲承先師抵三岔河冠等不至以漁舟渡師三日渡八百騎二十八日我師趣耀州奴設伏以待伏發我師退走奴追掩之於河我師不能營縛葦橋未就承先力戰殺數賊而死之甲旣渡曰無面目見閫部投河而死八百人死者强

半而左輔之分道出也自上流至船械殺奴一
孤山虜數十人收生口五百餘振旅而還是役
也我喪師四百船械之捷奴亦奪氣退保中外
張大其事以為我喪師數萬好馬數千闔門且
旦夕失守臺諫數十人希奄黨風指爭言柳河
事兵部尚書高第謂逆奄于工所伏地而哭逆
奄亦薄之公猶在寧遠臺臣請勒公回關門以
重秋防公曰防秋顧在關內乎檜之殺飛不先
風臺臣請班師乎乃抗章求去　上遂允公歸
加官蔭子行人護送如彝典而高第為經略第

在兵部日請減兵請撤關外以守關內公露章力爲駁正而以兩言蔽之曰臣旣遵　皇上恢復之明詔不能再奉中樞撤守之意指第以此心恨公柳河之敗請御史往勘欲殺公以媚兩魏而逆奄弗許甫受事即下檄馬世龍令撤錦右寧前之兵棄關外四百里袁崇煥力爭曰寧前道與寧前爲存亡撤寧前我必不入獨臥孤城以當虜耳第不得已止撤錦右兵驅屯兵屯民入關棄屯糧數十萬石死亡塞路哭聲震原野明年正月奴長驅入犯路無留行第撤兵之

放也弟倉皇呌苦曰闗兵只五萬逆黨喜而相告此可以難倒樞輔矣公遣人告户部曰高尚書散十一二月餉且有全鎮布花五萬人乎十一萬人乎令户部發餉止給五萬人則尚書窘矣予姑不置辯尚書可自悔失言予一疏使東有不識兵數之尚書當爲四夷傳笑遂輕中國奴旣退再奉旨覈兵弟乃具疏認罪曰前止據見在五萬人今覈有某兵某兵合十一萬有奇其欺妄如此公先以四年督理事宜條列爲書凡十八務務分三十一則而十八務爲國家一

大經費特先之以錢糧出入軍實總務而後及諸務正項錢糧曰帑金曰部解雜項錢糧曰刪舊曰生新其用有開銷有置辦其存有借支有在庫有現領綱舉目張條分理解軍興之際錢貨騰踴雖名卿巨手往往疏闊錯互公負豪傑假儻之槩而澹泊如腐儒介特如處女勾稽文簿出納如水謝事之後讒言孔多逆奄使其黨梁夢環磨治督府文書錢物毛舉髮櫛一無所得而止公嘗謂張浚被人言乾没都督府錢十七萬緡終不置辨士大夫自待當如此然而公

之廉辨詳謹固亦無待於自明也寧錦之捷城池將士兵馬器械皆公在事所料理論功改吏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千戶公力辭世蔭得請而止公居東東諜朝夕相聞六年八月奴兒哈赤死其四子河干貝勒立袁崇煥使鎖南僧往弔以探之踰冬而歸報蓋用閒之相懸若此公之東歸也與高第遇於豐潤公謂第曰長安貴人以我輩爲守門而高居堂奥說好說惡今公且爲我守門子且居堂奥觀大經綸也第曰賴主上洪福閣下壯猷第守而勿失可幸無罪公

笑曰公以守而勿失焉嗛嗛乎予居四年復亢大城四十五堡招練精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弓弩火砲手五萬輕車千偏廂車一千五百輛沙唬船六百馬駝牛驘六萬甲冑器仗弓矢火藥蘭石渠荅鹵楯合之數百餘萬我進四百里奴退七百里西虜受我戎索東奴不敢過河一步招集遼人四十餘萬遼兵三萬兩年屯田五千頃得十五萬鹽筴錢稅朋椿入可七萬採青省十八萬公令守四年再恢四百里種種倍予所辦方稱守而

勿失若以予所辦而四年勿失未爲守也第唯唯謝不敏而退鹿善繼之從公而東也公謝之曰太宰以銓郎屬公予不願奪賢於銓部且不憂太公匕箸乎善繼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嘗人之所不爲也相公爲善繼願之乎家大人范陽男子書來囑善繼亟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飯矣相公以嘗人畜善繼猶可而忍以嘗人畜家大人乎四年塞下不加一級朝齏暮鹽相對如兎園老生移疾從公而歸渡潞水宿得雲寺既過　帝城遂成閒身酌村酒相勞曰昔有兩

賢里居一人之官一人酹酒祖道曰只要歸時依樣還我一副老兄面皮今吾輩歸來面皮可依舊樣否相與大笑而醉公每歎善繼清貞安雅道氣澄澈窮年絕塞貧此畏友不獨以軍務相佽助也公歸未踰年而逆奄僭封上公兒孫滿朝祠廟徧天下緹騎刺探者日遶公第敝廬素籬門屏蕭然不能得公一事畿南之建祠也逆奄假公以為重屬督撫諷誘之公曰此好事公等自為之不比鄉邦閭陋以老鄉官主募緣疏也奄聞而恚曰他邦是如此遣人訶督撫曰

不得孫閣老具呈不建祠不上疏可也督撫固
請之不得則以他措紳具呈而署公名銜於首
公之姻師泰餘見之曰孫公　三朝老臣不肯
失節置身家性命於度外我輩奈何以朽殘流
之遂碎其紙逆奄聞之怒甚人皆咋指爲公危
踰月而　熹廟上賓矣